吳郡志/卷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一 ◄

吳郡志
卷三十二

► 卷三十三

郭外寺

雲巖寺，即虎丘山寺。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。咸和二年，舍以為寺。即劍池而分東西，今合為一。寺之勝，聞天下。四方遊客過吳者，未有不訪焉。餘見《虎丘山》門。

【王隨《記》：夫元黃判質，肇自乎太極；融結辨位，式分於方域。凡鍾靈秀之氣，悉為勝異之壤。圖誌具載，言口不可已。姑蘇，乃吳會劇郡，茂苑名封。川塗當閩越之街，分次應鬥牛之宿。膏田多稼，歲儲以之流衍。雲屋比盛〔居〕，風俗于焉富庶。俯重湖之縹緲，煙景何窮。睇層城之紆餘，會剎相望。虎丘山者，按《吳地記》云：本名海湧山，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，高一百三十尺，周二百一十丈。《越絕書》曰：吳王闔閭塚，在吳縣閶門外，名曰虎丘。下池廣六十步，水深一丈五尺。銅棺三重，池六尺。玉鳧之流，扁諸之劍，魚腸三千在焉。發卒六十萬人治之。葬之三日，白虎居其上，故有茲號，又《世說》云：秦皇帝因遊海右，自滬瀆經此山。乃欲發墳取寶，忽有白虎出而拒之。始皇挺劍刺虎，虎奔而隱，因改為虎丘焉。故上有劍池，或曰秦皇試劍池，亦謂之磨劍池。今則長十有三丈，闊餘三尋，其深則莫可測矣。古詩云：“劍池無底浸雲根。”又云：“沉沉劍池水，直上連滄溟。”後以唐祖廟諱，更焉武丘云。其山又有響師虎泉、陸羽茶井、真娘墓、生公台。石壁現其鬼詩，林徑回其仙馭。詭異之跡，莫可悉述。雲巖寺，即晉王氏伯仲珣、珉舍別業以創焉。始於一山中分兩寺，故顏魯公詩云：“不到東西寺，於今五十春。”今則合而為一。先是，至道中，嶽牧貳卿魏公庠，改為憚剎，

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。彼美招提，實為絕境，粉垣回繚，外莫睹其崇巒；松門鬱深，中迴藏於嘉致。故前賢詩云：“老僧祇怕山移去，日暮先教鎖寺門。”又云：“宿雲侵曉去，不待寺門開。”若乃層軒翼飛，上出雲霓。華殿山屹，旁礙星日。景物清輝，寮宇岑寂。千年之鶴多集，四照之花競折。垂組影纓之彥，靡不登臨。達心了義之人，終焉宴息。允所謂浙右之壯觀，天下之靈跡者矣。其有古高僧之行樂，諸名公之詠題。編錄盡存，羌難備敘。憚師用慈，道行明潔，智懷淵廓。自招提宗唱，克奉神君。屢飛翰於雲鸞，祈鏤文於金石。愧先聖之歎，輒成章於狂斐。斁頭陀之碑，聊寓言於仿佛雲爾。時天聖二年，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，翰林侍讀學士、中散大夫、守尚書禮部侍郎、同知通進銀台司門下封駁事、護軍、琅琊郡開國侯、食邑一千九百戶、食實封二百戶、賜紫金魚袋王隨撰。　葉清臣《禦書閣碑》：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，光宅天下，二十有五年。武威夷裔，文經覆載。禮修樂侈，刑平政一。天地並況，震於珍物。乃東登泰山，降禪社首。西奠汾睢，南遊苦縣。典章人物，輝灼方夏。飛升騰實，倬越古今。天縱將聖，典學時敏。百斤中程，七行俱下。詳腰英俊，寢尋經藝。披編日仄，點翰宵分。帝庸賡歌，道諧筌宰〔車〕。聖有謨訓，義光簡冊。休於萬麓，留神小學。三元秉煥，八象流景。丞相臣謂、臣拯，相與文雅侍從之臣，發瑤笈，披瓊蘊，編第為集，凡三百卷。請從刊摹，以傳永久。製曰：可。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，纘慶基，接神統。孝善繼誌，功能昭前。思先皇帝馨德茂烈，巍巍鬱鬱。聖言睿藻，雲章日麗。非書之黃素，紹以文錦，檢於玉匣，藏在石室，則何以比隆六籍，昭厥萬祀。於足司空上輿地之誌，職方辦〔辨〕九山之物。分道遣使，鹹錫其副。則吳郡之虎丘存焉。茲山據姑蘇之右地，負乾陽之勝勢。叢生萬石，崛起平皋。講席坦乎千人，劍泉呀其百尺。鬆篁總翠，煙嵐異色。宜有神物，舍於寶坊。前此守土臣寔、臣度，初基尊奉，即山而宇。寒暑再離，風雨無賴。景祐四年冬十月，知軍事臣堂，始大前構，徹故以新。奏取郡民絕籍而財入縣官者，錢一百七十萬，以售工材。移通判車州事臣未卿，經始慮素，程工董役。肇日短昴，訖於駟見。更五甲子，閣成。無慮費竹木章個八百，役夫兵於指二十二萬。不出帑一金，不調裏一民。民不知役，而渠屋彌望。凡為巾櫑報覆之物，皆稱閭而具。疏楠密礎，材理堅致。藻楣文稅，光彩眩轉。重擔四回，陽景不曜。飛陛橫出，喬松在下。熏廚凝香而負晶，髹奩含輝而庫豁。偉哉麗乎！茲可以壯龜龍之負載，倬靈〔雲〕漢之昭明者已。無是，永熙宸翰九軸，帝書一品。垂賁岫幌，彌曆年所。先朝寶跗入石冊六十二，分輝奎曲，並集為賜。今皇帝飛雲灑妙墨本三十，重光祖武，嗣有恩頒。至是落成，並置其上。三聖繼統，昭明遊藝，若五辰二曜，珠聯璧合。雖堯文禹律，昌作武述，何以過此。惟堂以直清通敏，行己從政。忠而愛君，不以遠邇。惟宋卿方嚴肅給，裕民急吏，勤以辦事，須成休績。斯書斯閣，斯人之賴。臣清臣嘗為史官，記天子言動。持使者符節，得按察郡縣。觀聖文臨下之赫，與守臣嚴上之恭。敢書始事，

銘於樂石。詞曰：天有文華日星，地有文秀昆溟，聖有文垂典經。粵宋二宗，功邁德隆，天律有融。我皇定保，繩武祖號，筆墨精妙。大人繼明，三後重英。儀鄰宦精，香簽寶帙。金匱石室，四方馳馹。吳治長洲，上當斗牛。其鎮武丘，茂林修竹。龍蟠虎伏，共地惟福。直有真文，乃聖乃神。撫臨其人，守臣惟忠。結字再重，與山比崇。猗金簡有字，韜於委羽。惟道家主藏，訂諸蓬渚。宜群玉之山，上符冊府。天為大宋是則，文化成，世無極。山斯朽，石斯泐。飛閣秘書，時萬時億。景祐五年十月七日，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、提點市舶司、本路勸農使及管勾茶鹽礬稅朝奉郎、守太常丞、直史館、騎都尉、賜紫金魚袋臣葉清臣撰。　張丞相浚《藏記》：吳郡山水秀麗，虎丘號勝處。世傳闔閭葬此，地氣騰出。秦皇使人求劍，虎存其亡，因以名焉。晉王珣與弟珉，宅石澗之東西，已而舍興佛剎。奉朝至道中，革律為嬋。紹熙〔興〕八年，余謫居零陵。住持宗達以書抵余曰：我與紹隆，同嗣法於圓悟禪師，實繼灑掃。隆常建立轉輪大藏，效彌勒示現禮製。施軸於中，負戴其上，規摹甚律。僧法緩、法清、法悟，為主勸邦人李方高，次弟輸財。方議卜築，隆適告寂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焉解，夙友究力，益勵精誠。再閱寒暑，丁績俯就。平高益下，棟宇翼如。琅函貝葉，輝燦耀。信士鄒珉，日規〔視〕口歎，盡捐所有。獨力莊嚴，於我法中為大緣事，敢以請記。且當天下無事時，當世名儒，間以財為病。矧兵革迭興，軍儲或匱。勤役費用，理容未安。然我嚮思之，夷狄之變，其來有事〔自〕。囚砍生愛，因愛生貪，因貪生忿。欲、愛、貪、忿，是謂無明。展轉交攻，激為鬥亂。怨深禍結，殆下偶然。我佛以清淨立教，使人回心歸善。一念倘正，和氣自生。其於教化，似非小補。是以有請而無愧。余聞佛為一大事因緣，故出現於世。種種警喻，發明空理。丁寧反復，務息塵勞。現大光明，饒益照耀。妙用神通，不可思議。古人指摘之意，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己，區區致恭以佞之也。又病大落發披緇之徒，易浸以溢，流宕南畝，其教可輕疵哉。將見斯藏之成，睹相增信，由信趨善。宿習退轉，真證圓通。孝悌和睦之心，油然而起。宜勤守護，用永其傳。藏始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，至冬十一月告成。復授資政殿大學士、左宣奉大夫、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為之記。】

顯親崇報憚院，在靈巖山頂。舊名秀峰寺，吳館娃宮也。梁天監中始置寺，有智積菩薩舊跡，土人奉事甚謹。今為韓蘄王功德，寺改今名。餘見“靈巖山”門。

【太平興國二年，平江車節度使孫承祐《新建磚塔記》：吳靈巖山，即占吳工夫差之別苑也。太湖渺白涵其側，虎丘點翠映其後。自餘崗阜川瀆，沃野上田，若繞帶縈，若視諸掌。代遷人異，倬為佛祠。愚守藩之七里也，屬丙子歲冬。先國妃居共氣之親，鍾斷臂之禍。詩人罔極，聊可諭其哀；素王尚右，未足申其制。繇是頸營雁塔，冥助翟衣。

於山之椒，累磚而就。基其岩，所以遠騫崩之患；黜其材，所以絕朽蠹之虞。不揮郢匠之斤，自運陶公之甓。自於經始，迨爾賀成，凡九句有六日。仍以古佛舍利二顆，親書金剛般若一編。置彼珍函，藏諸峻級。美歟！上聳地以幹仞，塔拔山而九層、巍巍下瞰於娑婆，杳杳平觀於寥泬。才疑湧（出），或類飛來。如口之升，無遠弗屆。可以高擎天蓋，可以久鎮地與。實在報先妃之慈，薦先妃之福也。覺雲承足，定水澄心。拂石仙衣，尚為遊轉。無垢佛土，終正菩提。抽毫直書，用儲陵穀。　孫覿《智積菩薩殿記》：梁天監中，以吳王館娃宮故地，為靈岩寺。寺成，有異僧負缽囊以入，憩殿廡下。長身黧麵，梵相奇古，其徒莫之省也。夜半，索筆墨，自圖其像於殿之東北壁而去，黎明不知所在，眾始驚異之。居無幾，有胡僧顧見其書，惜曰：“此西士智積菩薩像也，何焉在此。”於是道俗奔走來觀，稽首歸依，如師出世。唐宰相陸象無，關人也。有弟失其名，得危疾，國醫不能療。一日，有僧扣問疾。象先引至臥內，僧索杯水歃之，一歃而病良已。象先驚謝，出金帛數床，弗受。顧謂其弟曰：“我靈岩僧，它日還吳，來過我。”遂去不復見，其年，象無弟入尚書為郎，觀察桂管。道吳中，趨靈岩，如約問僧。所舍無有，遍從寺僧求之，亦非是。方悵然欲還，俄見壁問所畫像，肖焉。如言如笑，如見師友。驚喜亟拜，施錢五十萬，修供作佛事，徘徊數日而後去。其事載於吳越國沙門智賢之文，傅於山中父老之口，見於《大哀〔乘〕經菩薩品》云。惟靈巖古刹，更隋、唐、五代四百餘年。至末興始，改賜秀峰憚院。紹興中，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福，更號顯親崇報。而叢林之盛，為東南之冠。智積舊有殿，在院之東廡。庳迫破露，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。長老智衲〔訥〕飭其徒，募眾力大之。高甍巨桷，雄視一方。像設中嚴，雲披月滿，極莊嚴相好之妙。人天環繞，梵尺之聲，震動山谷。於是訥過余於晉陵，求文以為記。余曰：眾生執迷，展轉六趣。出沒生死，莫覺莫悟。惟佛菩薩哀憫一切。或示現神通，或化出光景。天龍負殿，山鬼築垣。卓錫而石泉湧，揮麈而雨花墜。凡所見聞，同悼齊喜。投體歸命，齋心悔過。厭離五濁，如燼雞出湯。欣慕至道，如亡子見母。如普發蒙，如迷得路。發菩提心，修無上道。輕財樂施，造種種福。百世之後，陵穀變遷。蛻骨所藏，傳衣所寓，在在處處，照耀大千。一睹遺像，心目了了。恍如宿昔，曾受佛記。今雙林大士、泗州僧迦、靈岩智積，皆是也。訥公出世三十年，說法行道，化服同異。凡所建立，人勸成之。隆樓桀閣，穹堂廣宇，幾遍淮吳，豈且上智積一毆而已。　樂天《宿靈岩上院》：高高白月上青林，客去僧歸獨夜深。葷血屏除惟對灑，歌鍾放散只留琴。更無俗物當人眼，但有泉聲洗我心。最愛曉亭東望好，太湖炯水綠沉沉。○娃宮屧廊尋已傾，硯池香徑又欲平。二三月時但草綠，幾百年來空月明。使君雖老頗多思，攜觴領妓處處行。今愁古恨人絲竹，一曲涼州無限情。直自當時到今日，中間歌吹更無聲。　韋應物：始人松路永，獨忻山寺幽。不知臨絕檻，乃見西江流。吳岫分煙景，楚甸散林丘。方悟關塞眇，重軫故園愁。聞鍾戒歸騎，憩澗惜良遊。地疏

泉谷狹，春深草木稠。茲焉賞未極，清景一作澹期杪秋。　趙嘏：明月溪頭寺，蟲聲滿橘洲。倚欄香徑晚，移石太湖秋。樹老雲歸盡，台荒水更流。無人見惆悵，獨上最高樓。

蘇舜欽：古來興廢一愁人，白髮僧歸掩寺門。越相煙波空去雁，吳王宮闕半啼猿。春風似舊花猶笑，往事多遺石不言。唯有延陵逃遁去，清名高節老乾坤。　胡宿：宿枕依鄉館，天機鬥覺清。一聞山烏語，瞥起野麋情。峭木搖霜氣，疏泉曳玉聲。簡書催俗駕，窗日兩竿明。○夕鍾初斷海鯨音，投宿香園半翠岑。冰簟浸床消客夢，水簾澄月伴僧吟。雄風拂衽清涼極，珍樹交柯翠翳深。一夜漢陰機事息，草堂虛論破煩襟。　李復圭《秀峰上方》：吳王昔日館娃宮，殿閣鱗差軼碧空。寂寂香魂（招）不得，惟餘松柏韻天風。

劉無降：曉乘輕舸出江城，晚上藍與卻倦行。盡日松風響巖谷，小窗聽竹亂泉聲。

胡呈：囁身下蓬萊，放浪雲水跡。非無簡書畏，心賞寄泉石。亭亭雲間塔，勝地聞自昔。梯空上青冥，如鳥著兩翼。化城出天半，寶甕坦如席。環山劃中斷，裂地開震澤。峨峨東西峰，觀闕倚空碧。千尋采香遙，劍臥漣漪直。當年館娃宮，六月避暑夕。琴台延薰風，萬女曳阿。牛耳爭齊盟，鳥喙已薦食。百家甬東村，托足歸無（宅）。焉知陵穀變，大廈響千烏。矧茲風塵際，樓殿踴山脊。安隱大火中，顯允像教力。興予浩劫歎，萬法本空寂。　孫覿：聞訥老築堂，榜曰五至。賦詩云：老人昔記觀河處，白髮蒼顏只如故。湛然不與生滅期，始信真心有常住。公今忘物兼忘我，坎止流行無不可。桑下了無三宿戀，壁間一坐九年過。振履忽逐秋鴻往，浮杯又趁春潮上。一片孤雲自在飛，不落人中去來想。　後七年，過靈巖，再賦二詩：猊坐諸天繞，龍寵百鬼營。捫蘿穿窈窕，拄策上崢嶸。雨送秋聲人，風迎夜氣生。●〈降去阝為月〉肛一鼉吼，撇烈兩鳧驚。獨詣超神界，真遊夢化城。微吟更有味，琢雪鬥僧清。　老訥僧中龍，得度佛三界。誅茆製不借，削竹作如意。徵心訊空王，禮足依梵帝。住世無三宿，因緣有五至。百年把國憂，四大偃師戲。應作如是觀，浮雲本無蒂。】

天峰院，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峰山，亦名支硎山。即東晉高僧支遁別庵也。皇朝祥符五年，刺史秦羲奏賜今名。

【元豐六年，龍溪曾歎記，吳郡朱長文書：闔閭城西二十餘里，山之巔有憚院，祥符詔書，賜名天峰。考於《圖記》，所謂報恩山南峰院者，是也。《記》言：晉僧支道林，因行室林泉，置報恩院。唐之大中，改為支山憚院。晉之天福，改南峰額。予先世松檟，在羊腸山之朝陽，歲時展省，屢過天峰。嘗訪遺詩舊刻，求其地之所在，以參驗之。而唐人劉長卿《遊支硎山寺》，皮日休、陸龜蒙《宿報恩寺水開》、《題支山南峰》，皆為賦詩。資歷以後，州刺史白居易、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。按：長卿至德中嘗為監察禦史，日休、龜蒙《松陵唱和》出咸通年。又言南峰院額，故相國裴休所書也。休，乃人

中宰相。於是一時而報恩、支山、南峰三名並存。則知《記》所載：大中、天福，更名者，誤也。今山下楞伽院有石刻，言院即報恩遺址。原田中有《報恩惠敏律師塔碑》，言：建塔於寺之西南隅，當八隅泉池之上，中峰蘭若之下。碑望楞伽，正在東北。而《記》所謂石室者，亦在楞伽，人猶謂之支遁庵。自庵前丙向登山，可數目步，林中一徑，入中峰院。自徑前南行，其登彌高。又數百步，乃至天峰北僧院。其依一山，而道固有石。盤薄平廣，泉流其上，清可愛。居易詩云：“淨石堪敷坐，清泉可濯巾。”其謂是也。昔莊周言：庖丁之刀十九年，若新發於硎。陸德明釋：硎，磨石也。余謂此石，其平如砥，支硎之名，宜取諸此。而石文又有如蹄涔者，人謂之馬跡石。故禹錫詩云：“石文留馬跡，峰勢聳牛頭。”日休、龜蒙與穰嵩起南池聯句亦曰：“翠出牛頭聳，苔深馬跡訛。”又曰：“支硎辟亦過”。牛頭峰今在天峰之南，此其可考者。禹錫詩云：“又有泉眼潛通海”之語，與夫《松陵詩》所言，《承閣南池惠敏碑》所言，八隅泉池皆已湮沒，失其故處。而裴公書額亦不復見矣。若山下石室，山半石門，天峰之傍有待月嶺，嶺下有碧琳泉，又有放鶴亭，其址猶在。而劉、白、皮、陸之所賦詠，皆不及之，此又不可考者也。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，猶臥東山，遁乃與之袂濤。自放虛寂之境，而有登臨之適。故時人以為高逸。遁之所遊多矣，維吳之報恩，越之沃洲最著。沃洲有養馬坡、放鶴峰，故此山亦有馬跡石、放鶴亭。傳言遁常畜馬縱鶴，其說皆有理趣，非窘拘於浮屠法者也。遁之沒已七百餘年，而事之傳於名跡者猶不泯，其為世所慕如此。近歲，僧德興者，始傳憚法於天峰，繼住持者十來人矣。德興之始來，茅屋土階，僅禦風雨。後有文啟、慧汀、讚元、維廣者，大增葺之。基上架木，上瓦下甓，堂殿庖庫，廊廡寮開，門庭兜街，次第完潔。東有浴室，西有憩庵。佛貌經藏，無不嚴具。以其治之非一人，積之非一日，而能終始如一，故賴以成就。其財費則取之州人，非一家也。予常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，因見景德四年，有建言者曰：民佞佛費財，宜加禁止。上曰：佛教本於修心，至於憚學，為益滋大。於是言者不行。蓋先王以道治天下，使人心化而不自知。故其盛時，慎獨而無思。犯禮者，非必士民也。釋氏心法之妙，殆不失無王道化之意。乃知無聖後聖，其揆一也，豈虛言哉。讚公長老，夙受法於明因憚師，又深通順觀肇論之旨。心地乃達，無所底滯，予之道友也。一日謂予曰：“天峰自德興新之，且及百年，願有所記。”予謂沃洲，居易為之記矣。而報恩寂寥，未有紀者。因為考論本末，書以畀之。　政和七年，葉勸《超隱堂記》：佛子棄親出家，本欲擺脫名利。自非上根法器，了達根源，未有不為名利所縛。雖大善知識，亦不免於求名而利附焉。故必欲開張鋪席，以求出世。至於終老而不返，一曰欲以利益眾生，一曰欲以開導群迷。此特自為之辭爾。焉有能利益眾生，開導群迷，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，以遁其形耶？余道友才公則不然。雖嚐繇萬壽首坐，住天峰禪院。才得旬歲，即興退休之念。會餘解官南歸，亦思與之相近。因出橐裝，為營小居能仁精舍，乃名其所居之堂曰“超隱”。蓋

佛以清淨為奉，虛無淡泊為宗。而垂世立教，憚律兩行，專說法相，是真是實，即謂之律說。有非有說，無非無當，體不離湛然常住，即名為憚。自達磨傳此心印，面壁九年，下立文字，不假聲聞，而第一義諦，複然流通，遍周沙界。自爾以來，燈燈相傳，照耀大千。啟發昏蒙，證菩提果，超出世間，與佛同體。得茲道者，才公有焉。昔紹聖末，餘掾澧陽，謁長老自齡於夾山。時會下憚人，無慮二百輩。而獨談公不容口，繇此始識公於此山之庫下。形骨清臞，標韻高古，無異於孤雲獨鶴。然稍稍接之，話言莫非善巧柔軟，議諭風起。至於亹之處，如泉寶始開，悉白胸中流出，所謂深得辯才三昧者。見知既已如此之超然矣，而又能於茲時出超然拔俗之見，以求隱處而退休焉。其度越稠人廣眾，卓絕數等矣。以是而名茲堂，非虛言也。堂兩楹五架，粗完潔，不侈不陋，真道人所居。餘不記其土木之工，而粗記公超然隱居之意如此。　　葉夢得《遊南峰寺詩序》：遊南峰寺，獨登待月嶺而還。長老才上人云，欲作亭嶺上，以待予再至。因以詩贈云：澤國鍾下流，有山獨西南。標奇借明眼，夙昔多窮探。腹背眩金碧，鍾魚半精藍。支郎放鶴地，妙解無餘談。高木氣未炎，綠陰正青〔清〕酣。我懶倦登陟，茲行吒猶堪。幽尋雖云初，佳處默已諳。久欲謝塵滓，往同彌勒龕。平生行九九，晚識前三三。才也實可人，窮年玩煙嵐。胸中有定水，萬境潛包含。嚴霜掃赬紫，老幹餘楩楠。啖蔗要自佳，食茶亦云甘。坐斷方丈室，天花雨毿毿。笑我窘世網，何殊老眠蠶。我今已解縛，真理密自耽。但恐愛山意，多求尚成貪。願借待月嶺，重開石頭庵。傴松久傲兀，碧琳故澄涵。言尋覺城路，更欲從遍參。】

觀音禪院，在報恩山，亦曰支硎山寺。即古報恩寺基也。

【樂天：好是清涼地，都無繫絆身。晚晴宜野寺，秋景屬閑人。淨石堪敷坐，寒泉可濯巾。自慙容髮上，猶帶郡庭塵。　咸平錢儼《碑銘》：天下之名郡言姑蘇，古來之名僧言支遁。以名郡之地，有名僧之蹤，復表伽藍，綽為勝慨。至於傳法，不泯真風。則紀之以文，信無愧矣。蘇州觀音憚院，即東晉支公道林所建支硎寺也。伊昔二眾同居，舍宇尤廣。其山有支公馬跡，及瑞陵初圮〔所居石屋〕存焉。唐景龍中，詔更名報恩。及瑞陵初，圮海內精宇，人祇號咽，茲寺在圮例。獻文纘嗣，佛日再中。旃檀之林，枯荑畢秀。時太原尹盧公鈞求方牧是邦，與僧清蟄相善。乃勸舍俸錢，復新締架。大中五年，6請僧洪憲主之，憲即豫章希運憚師之法嗣也。自咸通甲申歲，至於乾德甲子歲，幾百餘年。陵谷迭遷，香華中輟。其年二月，有永嘉憚學沙門文謙，嚮駐錫姑蘇，永光蘭若，頗以佛事結諸眾緣。尋詣天台大寂韶公憚師之法席，願齒入室之列。大寂示之曰：汝雖越人，非越地可居，其當化人於吳地耳。於是遂如大寂之教，復來茂苑。會僧正安公，以報恩舊地，辟而住持，是為今觀音憚院矣。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承遇，及司理判官

張仁基等同經度之。獲石銘於殿基，承遇巳下名氏，皆如銘之所記，蓋宿緣符契也。未幾，謙師徙居上方，所度弟子三十餘人。今之恩公上人，蓋白眉也。亦禮大寂，得其宗旨。退而闡法席於先師之精廬，昭善繼也。恩公苦行有聞，玄談尤峻。適居放鶴之地，雅契安憚之陵。早歲，師嚐入京師，時愚方頂常參，一得相而面。今師沿前會之邂逅，疏本寺之寅緣，欲愚為文以紀共事。愚以向之所言，信無愧者，乃紀而銘之云。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，忠果確勇功臣、金州管內觀察使、判和州車州事、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禦史大夫、上柱國、彭城郡開國公、食邑六千戶、實食封一千一百戶錢儼撰。】